

飞 南 雁

專集之一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雁南飞

專集之一

(內部資料·望勿外傳)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編者說明

1. 为了有助于我国电影工作者较全面地了解苏联电影近况，我会編印一套苏联电影內部材料，供参考。

2. 由于这套材料系在匆忙中赶譯和編輯起来的，因此无论譯文方面和編輯方面都有很多缺点甚或錯誤，希同志们鑒諒。

3. 如引用譯文时請与我会外国电影研究室联系，以便核对原文，达到准确和不致有疏漏。

4. 本集为影片《雁南飞》專集，共分一、二两集。第一集为文学剧本、镜头纪录本及作者簡介等。第二集为有关影片的一些評論文章选譯。苏联国内部分的文章系按發表的时间順序排列，有关国外評論部分，由于語言文字的限制，收集得很不完全，希同志们諒解。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1963年1月

目 录

关于影片《雁南飞》..... (1)

《雁南飞》(电影文学剧本).....B·罗佐夫 (3)

《雁南飞》(电影镜头纪录本)..... (95)

附录:

卡拉托佐夫简介..... (202)

罗佐夫简介..... (203)

关于影片《雁南飞》

苏联影片《雁南飞》（根据话剧《永生的人》改编）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1957年制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影片从问世时起，直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苏联电影評論界爭論的对象。影片上映后，在观众中間引起的反映也互不相同。但总的來說，苏联有关方面的领导和电影評論界还是認為，影片是近年来苏联优秀作品之一。1958年初，当时的苏联文化部長 H·米哈依洛夫曾两次公开談到这部影片。第一次是在1月分召开的莫斯科电影工作者會議上。当时他談到，虽然影片是“有才气的”，但“也有重大的缺陷……影片女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是臆造的，她没有成为衛国战争时期后方的千百万英勇的劳动者的思想感情和他們的事业的体现者。……某些艺术学家試圖把这部影片称为几乎是苏联电影艺术的旗帜，这未必是正确的。”

二月分，米哈依洛夫在全苏电影工作者會議上又談到这部影片。这次他說：“这是一部使人受到鼓舞，感到激动，而且真正体现出电影特性的作品。……尽管薇罗尼卡

的形象存在着矛盾，但作者仍然成功地向观众表达了这样一种高尚的思想，那就是苏维埃人的忠诚和崇高的道德。”

1958年初，《苏维埃文化报》曾征求观众对1957年苏联影片的意见。调查结果，《雁南飞》得到的票数是这样的：

1，从整部影片来评价，《雁》得到1282票，次于《静静的顿河》（1365）和《两姊妹》（1294）；

2，从文学本来评价，《雁》得到515票，次于《我住的房子》（1467）和《静静的顿河》（667）；

3，从导演处理来评价，《雁》得到945票，次于《静静的顿河》（1450）；

4，从造型处理来评价，《雁》得到（1847）票，为第一位。

* * *

在国外，《雁南飞》获得很大成功。影片制成不久，就被送到法国参加第1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影片在这次电影节上获得“大奖”——“金棕榈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同年又在洛迦诺电影节和墨西哥电影节上获奖。1959年，影片在西德获《电影半月刊》所颁发的“小鹿斑比”奖。1961年，影片又获得美国颁发的最佳外国影片奖。据苏联影片输出公司经理达维多夫在苏联《消息报》（1961、5、30）上发表的文章说，截至1961年上半年为止，《雁南飞》已在世界上近100个国家中公映过。为苏联输出国家最多的一部影片。

雁 南 飞

(电影文学剧本)

维克多·罗佐夫



黎明前的時刻。克里米亞橋附近的莫斯科河堤岸。

薇羅尼卡和鮑里斯在堤岸上走着。他們就像一切相愛的人們一樣，手挽着手，漫無目的地，無思無慮地走着。

薇羅尼卡突然仰起頭，望着清澈無雲的天空，說道：

“鮑里亞，鮑里亞，瞧！”

鮑里斯也向上望去。一大群大雁從容而又莊重地在空中飛翔着。

薇羅尼卡沉入幻想了，她輕輕地念道：

“大雁飛上天，

一隊小飛船，

有灰又有白，

鼻子長又尖。”

這時，一輛洒水車從薇羅尼卡和鮑里斯身後駛來。只一剎那的功夫，噴射的一片水就把薇羅尼卡和鮑里斯從頭到腳淋了個透。

這對愛人有點張慌失措，可是這並沒有破壞他們的歡快興致。

鮑里斯給薇羅尼卡擰下頭髮上的水。他脫下上衣，披在愛人的身上，一邊重複着她說的詩句嘲笑着說：

“瞧，还‘大雁飞上天’呢。”

鲍里斯和薇罗尼卡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走着。这时，他们走在通向红场的“历史大道”上。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克塔上的钟敲了四下。太阳在莫斯科上空升起了。

薇罗尼卡和鲍里斯站在薇罗尼卡家的门口。

鲍里斯：（轻轻地）“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

薇罗尼卡：“星期四，还在堤岸上。”

鲍里斯：“噢，要等那么久啊，小松鼠！”

听见一声狗叫，薇罗尼卡和鲍里斯立刻奔向两处：薇罗尼卡跑上楼梯，而鲍里斯则藏到楼梯下面去了。

狗不叫了，鲍里斯便飞也似地跑上楼梯，去追薇罗尼卡。

鲍里斯：“小松鼠！小松鼠！你等等，咱们还没说好呢。”

鲍里斯在第三层楼上赶上了她，他喘吁吁地说：

“几点哪？星期四的几点钟啊？”

又听见了狗叫声。薇罗尼卡又飞快地向上跑去，鲍里斯也向下跑了几步。

薇罗尼卡在上面站住，伸出5个手指——5点钟。

鲍里斯：（非常轻声地）“我来不了，厂里六点才下工。”

薇罗尼卡的两只手伸出七个手指。

鲍里斯：“你可别来晚了！”

薇罗尼卡：“不会的”。

她向上走去。鲍里斯跟着她，可是薇罗尼卡打开门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这时，从隔壁的一扇门里走出一个穿睡衣的公民。他用皮带牵着一只狗。

狗一看见鲍里斯，就叫着向他扑去。鲍里斯飞也似地奔下楼去。

薇罗尼卡走进了摆满各种家具的不太明亮的前室。她脱下鞋，踮起脚尖，屏息静气地穿过过道。

她走过正在睡觉的父母身旁，打开自己的房门，然后又小心地把它关上。

但这时，薇罗尼卡的父亲和母亲却睁开了眼睛——完全看得出来，他们并没有睡觉，而是在等着女儿回来。

母亲：“她简直让他迷住了。”

父亲：“他也是一样。一有了爱情啊，我亲爱的，两个人都要晕头转向的。”

父亲翻过身去，合上眼睛睡了。

薇罗尼卡在自己的房间里，她把鞋向墙角一扔，又去打开了窗户，然后向床上一跳，把脸埋在枕头里，感到又快活，又幸福。

鲍里斯在自己家的前室里。他也像薇罗尼卡一样，脱下皮鞋，踮起脚尖，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他经过厨房，走了进去。他打开食橱的小门，拿出一块面包来吃着。他

把鍋蓋稍稍揭開一點，伸進手去抓出一些通心粉來。

他突然感到誰的目光在盯着自己，就轉過身來。這是奶奶，她一面系着圍裙，一面看着他。

鮑里斯：“奶奶，您怎麼還不睡覺？”

奶奶：“我已經起來了，鮑里亞。”

鮑里斯稍稍有點不好意思了。

他又走過正在睡覺的姐姐伊麗娜身旁，伊麗娜睡意矚矚地說：

“甯別吧噠吧噠地出聲……老是整夜整夜的出去逛……”

鮑里斯：“你用不着嫉妒！”

鮑里斯走進了自己的房間，他的堂兄弟馬爾克正在這裏睡覺。

鮑里斯脫下上衣，把它搭在馬爾克床邊的椅子上。

馬爾克：（閉着眼睛）“沒撕破吧？”

鮑里斯：“你的上衣好好的，放心吧。”

鮑里斯滿心歡暢地伸了個懶腰，兩臂一甩，就倒在床上了。

波羅茲金家的飯廳。圍着桌子坐着費道爾·伊萬諾維奇、奶奶、伊麗娜、馬爾克。伊麗娜旁邊的一張椅子是空的——這是鮑里斯的位子。奶奶在切星期天的蛋糕。

伊麗娜：（向空椅子看了一眼）“不像話，都十二點了，他還在睡覺。”

奶奶：“他工作忙，累了，讓他星期天多睡會兒吧。”

伊麗娜：“他这个工作，要等結了婚，才能做完呢。”

馬尔克：“你可落在他后头了。”

奶奶：“伊麗娜想着的应当是學位論文，而不是結婚。”

馬尔克：“費佳叔叔，您看着吧，她可要赶上您了。过不了多久她就是医学副博士了，可您还只是个普通医生。”

費道尔·伊万諾維奇：“要是孩子赶不过父母，那就說明，父母也不是好父母，孩子也是个笨蛋。”

奶奶把蛋糕分到各人的碟子里。

大坐鐘敲了12下。接着馬上响起了無線電的呼喚信号。大家都注意傾听。

解說員的声音：“莫斯科广播电台……苏联各地电台开始联播……”

从街上傳来了人群嘈杂声。伊麗娜从桌旁站起，向阳台跑去。

伊麗娜：（一边跑着）“出了事了。”

奶奶：“出了什么事啦？什么事？”

奶奶和費道尔·伊万諾維奇都从桌边站起来，走到收音机旁边。

鮑里斯在自己的床上睡得正香。馬尔克惊愕失措地跑进房来。他摇晃着鮑里斯的肩膀，喊道：

“鮑里亞，鮑爾卡，打仗了！醒醒，打仗啦！”

鮑里斯費力地睜開眼睛。

馬爾克：“打起仗來啦，聽見嗎，鮑里亞！”

鮑里斯：（又閉上眼睛）“嗯，打就打吧。”

他動動身子，弄得更舒服一點，就又睡着了。

又是克里米亞橋旁的堤岸。薇羅尼卡把臂肘支在欄杆上，她站在这里等待着。

馬爾克從台阶上飛快地向她跑下來。

馬爾克：“你好，薇羅尼卡！鮑里斯不能來了。他整日整夜都在廠里。你是在等他吧？”

薇羅尼卡：“我誰也不等。”

馬爾克：“唉，這是戰時啊，戰爭！你知道，現在最主要的，就是不能驚慌失措。要保持正常的生活节拍。我正想專為你辦一次鋼琴演奏會呢。准能開成的！你來听嗎？”

薇羅尼卡：（想瞞自己的事）“告訴我，你會被征入伍嗎？”

馬爾克：“不知道……大概不會吧。”

薇羅尼卡：“為什麼？”

馬爾克：“嗯……優秀的人會免征入伍的。”

薇羅尼卡：“你是優秀的嗎？”

馬爾克：（半开玩笑，半認真地）“噢，這沒有疑問！”

他笑起來，薇羅尼卡也笑了。不過，這不是愉快的

笑。

馬尔克好像是无意地把自己的手放在薇罗尼卡的手上，可是薇罗尼卡立刻注意到了这个“无意”的举动，她断然地把手抽了出来，走开了。馬尔克跟在她的后面。

薇罗尼卡：（停下步）“你怎么老缠着我？难道不难为情？”

馬尔克：“难为情。我发过一千遍誓……我也知道，鲍里斯是我的哥哥，可是我拿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没办法！”

薇罗尼卡转过身去，不看馬尔克。接着，她很快地走下石阶，向堤岸街那边走去。

馬尔克：“等一等！”

他跑去追薇罗尼卡。他追上了她，挡住了她的路。

馬尔克：“我送你回家好嗎？”

薇罗尼卡：“不，用不着。”

薇罗尼卡沿着設有防御坦克的铁架的堤岸走去。馬尔克靠在大桥的石柱上，望着薇罗尼卡渐渐远去。

在鲍里斯工作的工厂院子里，大家正在挖防空壕。其中有鲍里斯和他的一个同事——庫茲明工程师。他們用铁锹狠狠地掘着土。

鲍里斯：“小心点，安納托里·亞历山大洛維奇，这样您馬上就会碰着脚的。”

庫茲明：“亲爱的鲍里斯·費道羅維奇，对什么都得

習慣着點，在前綫上可要艱苦得多呀。”

鮑里斯：“不會放您上前綫的。”

庫茲明：“咱們兩個人裏會留下一個——不是您留下，就是我留下。”

鮑里斯：“對極了，您准會留下，您有知識，有經驗……”

庫茲明：“可是您有更大的長處——才能。您要把圖紙保管好。”

鮑里斯：“那一定。”

庫茲明：“您知道，我的妻子給我縫了一個漂亮的背包……好吧，咱們就像大家常說的那樣：拿起槍杆子來吧。”

鮑里斯：（笑着）“一定得拿起槍杆子來！”

鮑里斯看見一個人在工廠院子裏走着，他就扔下鉄鍬，爬出塹壕。

鮑里斯：（在院子裏邊跑邊喊）“斯捷潘！斯捷潘！”

在他前面一面走一面交談的斯捷潘和薩奇可夫站下了。這時擴音喇叭響起來了：

“防空方面最重要的是……”

鮑里斯跑到斯捷潘面前。

鮑里斯：“斯喬巴！……對不起，薩奇可夫。”

薩奇可夫會意地點了點頭就走開了。

鮑里斯：“怎麼樣，通知單下來了嗎？”

斯捷潘：“還沒有。我簡直不明白，他們還在那兒拖

什么！你回家么？”

鲍里斯：“不，我……”

斯捷潘：（狡猾地）“啊……明白了。那好吧，替我向她问好。”

鲍里斯：“好的。”

斯捷潘摸着鲍里斯的肩膀，他们在工厂院子里走着。

斯捷潘：“你对她说了吗？”

鲍里斯：“没有，我何必过早告诉她呢？”

斯捷潘：“对，这样对。那好吧，祝你幸福，明天见。”

鲍里斯：“再见。”

他们握了握手，就分开了。

在薇罗尼卡的房间里。鲍里斯和薇罗尼卡站在两边，扯着一张法兰絨毯子。他们纵情地笑着。

鲍里斯：“放手！”

薇罗尼卡：“不放！”

鲍里斯：“你要摔倒了！”

薇罗尼卡：“你等着瞧吧！”

鲍里斯：“听着，你放手，让我拿它做个遮光帘！你再不放手，我要叫民警啦！”

薇罗尼卡：（笑着）“我根本不要什么遮光帘。”

毯子从薇罗尼卡手中滑出来，她跌倒在地上，可是她又马上跳了起来，向鲍里斯跑去。鲍里斯已经爬上了窗